



印象阔庭巷

□郑梦如

“五里一条街,街中一条巷。半条锦庭厝,半条卖龟糍。”这个顺口溜说的是永春五里街的阔庭巷。这条小巷长六十米左右,有五六米宽,里面住着二十几户人家,巷子里的小楼、古厝、鹅卵石路和几棵石榴树自然搭配点缀,给人一种幽静闲适的感觉。

阔庭巷里有侧是一片黑瓦古厝,名为“锦庭厝”,为一个大院套六个小院,大厅、大房、六扇、阶下、书房、护厝等共一百多间,里面还有小花园、书院、柴火间、春米踏碓间、旗杆石等。小时候听母亲讲起这个古厝的来历,相传是永春最后一位进士陈锡恩,他考中进士后建起了锦庭厝。锦庭厝没有大门,侧门矮得出奇,高个子要弯下腰才能进出。记得父亲曾说,这个古厝之所以这样建造,是因为主人想要告诫子孙为人要谦逊,要学会低头做人。

儿时的我经常倘佯在被黄皮果树和荔枝树环绕的锦庭厝中,厝里墙上到处写着诗句,其中“牧童归去横牛背,短笛无腔信口吹”这句最令我印象深刻。古厝的厅梁上还有几个燕子窝,不时会传来雏燕与飞燕的呢喃声,我有时会不禁好奇:“这些燕子是怎样飞越千山万水来这里安家的?”

“腌乌鸡,生白蛋,一孵你吃,一孵你孵,放鸡仔,去捉虱,捉不着,回来打二十……”过去每逢夏夜,我就会和小伙伴一起在锦庭厝的院里玩耍,或是念童谣,或是捉迷藏。玩游戏时,我们有时爬到果树上,有时躲在大厅的“后轩”,有时还藏到柴火间稻草堆里,直到月儿西坠,听到大人的呼唤,我们才会散伙回家。

阔庭巷里隐藏着不少能人高手。巷子左侧的第三、四间屋子是九堂叔的作坊,他酿造的酱油甘甜醇厚,腌晒的豆豉甘甜味。他腌制的“消瓜”更是出名,论斤卖时比猪肉还贵。九堂叔腌制酱瓜的方式很独特,不仅要选品相好的菜瓜来晾干,而且腌制时只会往每个缸里放三四条晾干的菜瓜,听说这样腌制出来的酱瓜香味味美,别有一番风味。

巷中左侧还有毗连的四间古厝,那是陈氏四兄弟的家。陈家世代以制作龟粿为生,当中包括榜舍龟、发酵龟、鼠柚龟、咸龟、金橘龟、南庚粿等,品种繁多,料真价廉,颇受本地人的青睐。陈家兄弟深谙民俗,巷里谁家有人过生日,他们就会送上二十个特制的“生日龟”,并附赠一句闽南祝福俗语:“收下生日龟,祝你吃百二。”逢年过节时,陈家兄弟还经常给厝边头尾赠送榜舍龟和发酵龟。见有邻居推辞,他们就讲一些有趣的俗语,比如“我送你榜舍龟,祝你儿女金榜题名。”“送你发酵龟,祝你发财好运。”“种田好田边,住家好厝边,我送是舍,有舍才有得,不要嫌弃。”小时候的我总是盼望着过节,因为这样就能天天吃到美味的龟粿。那时每次远远看见陈家人,孩子们都会大声地跟他们打招呼。而大人见陈家在忙着做龟粿,有时也会主动过去帮忙磨米、舂豆、搓团或包馅,小巷邻里亲密得像一家人。

这条古巷中的临时戏台上,过去还经常上演一出“渔翁捕蛙”的小喜剧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,身穿褐色宽袖衫和藏青“斗笠裤”的老渔翁提着一张破网,迈着滑稽夸张的步伐接近“蛙精”。而身着红衣绿裤的“蛙精”明眸点颌,款款细步,有意逗引。随着剧情推进,渔翁欲撒网,“蛙精”含羞闪开,渔翁摊手摇头苦笑,再次踱手踱脚靠近,这个场景大概表演七八个来回,此时渔翁就会狠力撒网,一下便将“蛙精”罩住,只要看到这一幕,全场观众就会连声喝彩。等渔翁脱下斗笠,“蛙精”摘掉峨冠,一起向观众谢幕时,大家才发现原来饰演“蛙精”的是陈家老二的儿子青烟叔,如此精湛的演技,让人不禁拍案叫绝。

岁月流转,时光更迭,藏着无数动人故事的阔庭巷,见证了时光的流逝,也承载了无数人的生活与回忆。如今仍然散放着烟火气的阔庭巷,依旧陪伴着居住在这里的人们,与他们继续迎接下一个春夏秋冬。

“三天可见”的朋友圈

□张天成

白天正在上班,母亲突然打来电话,急匆匆地说自己的手机坏了,让我帮她拿去维修一下。我满脸疑惑,母亲的手机是姐姐新给她买的,怎么才过半个月就坏了?仔细一问才知早上母亲起来看手机时,发现刷朋友圈时看不到我发的照片,就连我女儿跳舞的小视频也看不到了。

我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,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,笑着对母亲说:“您别急,我马上远程给您‘修’好。”

母亲半信半疑地挂断电话,我赶忙打开朋友圈,把“仅三天可见”的权限关闭,并将它恢复为“对好友全部可见”。

最近,因为生活中遇到一些烦心事,我心情很不好。夜深人静时睡不着,我就把朋友圈当成宣泄情绪的“小树洞”,在上面发一些感性的文字。隔天一早醒来,担心被别人看见觉得矫情,我就悄悄地删除了那些动态,后来,我还干脆直接将朋友圈设置为“仅三天可见”。没想到这样的设置,竟然率先在我与母亲之间建立了一道隔阂,让她误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坏了。

如今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,为了方便她和孩子们保持联系,上个月,姐姐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,并给她注册了微信号,还教会她如何刷朋友圈。平日里,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会在朋友圈晒孩子的照片和小视频,或是分享吃了什么美食以及看到的各种美景。母亲的微信好友只有家里的几个孩子,随便一刷朋友圈,就能看到我们的所有动态。

平日因为工作忙,我陪伴母亲的时间很少,朋友圈就成了母亲了解我生活动态的一

扇窗口。我有次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女儿在幼儿园获奖的照片,母亲很快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。深夜加班时,我随手发了一条工作动态,母亲就马上在下面评论说:“少熬夜,注意身体。”出去游玩,我如果发一些美景美食的照片和视频,母亲也是会第一时间点赞。在手机的另一端,母亲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。

我在朋友圈里发过的动态,母亲全都记在心上。记得有一次,我看到街边一家卖炸丸子的小摊,便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好想吃妈妈炸牛肉丸啊。”没想到第二天早上,就看到母亲拿着还带着热气的炸肉丸出现在我家门口。一问才知道,母亲看到了我发的朋友圈,天还没亮就去菜市场买牛肉,忙乎了一早上炸好丸子,又赶了最早的一趟公交给我送过来。一条不经意发出的朋友圈,我自觉没人会在意,随手就划过去了,没想到却被母亲记在了心里。那些香喷喷的炸丸子,承载着母亲羞于表达的爱和深深的惦念,让我觉得格外幸福。

后来我才渐渐明白,其实大部分人都很忙碌,大多不会频繁地浏览朋友圈,更不会关心别人发了什么动态。只有真正关心你的人才会去时刻关注你的动态,想要了解你的生活过得如何。“三天可见”的朋友圈,有时候屏蔽掉的,其实是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。

我惭愧地给母亲打去电话说:“妈,手机我给您远程‘修’好了,放心吧,所有照片和视频都在,您快去看看。”

“修好了就行,我心里就踏实了。”手机另一端,母亲开心地笑了,我却悄悄地哭了。



卖豆腐的人

□郑桂云

三角街有一个卖豆腐的小摊,老板姓陈,人称“豆腐陈”,听说他煎的豆腐出了名的好吃。“真的有这么好吃吗?”半信半疑的我决定去一探究竟。

这天傍晚,趁着下班后的空闲时间,我光顾了这个豆腐小摊。虽然还不到饭点,但摊子前早已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,老板陈师傅更是忙得大汗淋漓。他看上去五十出头,一头乌黑浓密的短发,一张圆圆的瓜子脸,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里布满了血丝,看上去有些憔悴。

“来一份煎豆腐。”“请问还要等多久?”聚集在摊子前的顾客们你一言,我一语。望着油锅中滋滋作响的方豆腐,不少人早就垂涎欲滴。

“别着急,马上就做好了。”站在摊子后的陈师傅一直笑呵呵地回应大家,没有一丝不耐烦。只见陈师傅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块事先切好的嫩豆腐放入锅里,紧接着,他左持筷子,右持配料罐,一边轻轻地给豆腐翻面,一边往锅里撒一些调味料,热气袅袅升起,就像是一层薄雾笼罩在陈师傅的脸上,他双眼紧盯着锅中的豆腐,生怕一不小心就把豆腐煎焦了。不一会儿,锅中的豆腐开始“大变身”,颜色从最初的嫩白色变

成浅黄色,最后成了金黄色。不仅颜色看起来诱人,烟气氤氲开来,也让整个摊子盈满香气。临出锅时,陈师傅还不忘为豆腐上撒一些葱花和辣椒作为点缀。“这也太香了,师傅好手艺啊。”顾客们拿到刚出锅的煎豆腐,总会不禁发出啧啧称赞。

“您是新客,多送两块煎豆腐。”陈师傅把一盘香喷喷的豆腐递给我,他扬起嘴角,微微一笑,眼角的皱纹也随之舒展开。“谢谢您。”我一边开心地道谢,一边急不可耐地举起竹签,从盘子里扎出一块豆腐品尝。刚煎好的豆腐质地嘎嘣脆,吃起来倍儿香,我不由得夸奖道:“这煎豆腐实在太好吃了。”

“您喜欢就好。我做煎豆腐十多年了,要做得好吃,无论是选豆腐,还是控制火候,都有讲究。”陈师傅介绍自己的手艺时,脸上始终挂着笑。

后来与陈师傅熟悉后,我才了解到他家住梅峰,每天三点多就得来德化县城准备食材,经常忙到凌晨一两点才能收摊回家。他家中有两个儿子,大的已经参加工作了,小的还在上高中。陈师傅说,过去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就这个摆在路边

的煎豆腐小摊,一家老小都需要靠他养活,虽然收入不多,但几十年如一日,他还是默默地坚持下来了。

“对我来说,靠一门手艺能养活一家人,日子再苦,也是甜的。”陈师傅一脸自豪地说。听了他的话,我忽然想到自己如今已经拥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,却还经常心生抱怨,和陈师傅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比起来,真是自惭形秽。

夜深了,我提着热气腾腾的煎豆腐散步回家,一路上,豆腐的香气不时飘到鼻尖,让我的心为之一暖。“豆腐陈”做的煎豆腐的确名不虚传,一尝就难以忘怀,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,却是他身上乐观向上的精神。我想在这人世间,每一份看似平凡的职业,都有深深扎根其中的辛勤从业者,他们与陈师傅一样,一直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坚持,创造着不平凡的价值。



老照片中岁月长

□林新发

周末,我抽空回了一趟老家。午饭过后,我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,拿着一本相册,坐到院子里的竹椅上,开始默默地翻看那些陈年的老照片。

望着父亲佝偻的身形,一股酸涩涌上心头,我的眼眶不禁湿润起来。稍稍平复了一下心绪,我走上前问道:“爸,您翻相册干什么?”父亲连忙示意我坐下,随后便讲起了那些被老照片定格逝水流年。

“这是你拍的第一张照片,那时候你才七岁。”父亲指着一张黑白照片,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听着父亲的讲述,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进时光的隧道,与童年的自己相遇了。

过去家里生活拮据,想要拍一张照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有在某些重要的时刻,家里才会请人来拍照。平时,乡亲们也都舍不得拿钱出来照相。唯有过年前,偶尔有照相的师傅来到村里,才会有人找他拍照。每次这位师傅一来,身后一定跟着一群人,男女老少要凑热闹似的围着他转。

记得有一年,刚好赶上阿嬷的七十大寿,父亲便难得大方一回,叫来了那位照相的师傅。认真梳洗打扮的阿嬷,端正地坐在椅子上,正准备拍照时,我忽然哭喊着跑过去,非要和阿嬷一起合照。父亲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单独让我也拍一张照片,这才将我从阿嬷的身边拉开。就这样,我终于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两寸黑白照片。而这个理着小平头,穿着一件洗得浆白的浅蓝色棉布中山服,脸上挂着憨憨笑容的小男孩形象,也永远地定格在了老照片中。

只听父亲长叹一声,我的思绪被拉了回来。“这是你姐姐的初中毕业照,也是她人生中拍的第一张照片。”父亲回忆说,拍完这张照片不久,姐姐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,就辍学外出打工了。没想到的是,她离开家后,就在异乡安家了,现在想要见她一面都很难。说到这里,父亲的眼神满是不舍,有痛惜,也有愧疚。

良久之后,调整好情绪的父亲继续如数家珍般,将余下老照片里的故事讲了一遍,我一边听着,一边看着老照片,不禁感慨万千。当长长的岁月渐行渐远,如同古董的照片罗列在眼前,就像是一种带着伤感的回望,当中还透着一份沧桑感。

我想当自己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,或许会像父亲一样,闲来无事时就手捧一沓老照片,坐在摇椅上,眯缝着眼,惬意地回顾那些留在老照片里的往日时光。

记得有位作家说过:“当一个人愿意经常翻看相册时,心境就已经老了。前路无多,便有了回望的时间。每一张老照片,都承载着太多的厚重,一如岁月在心,一种沉默的寂寞。”我对此深以为然。老照片里承载了太多的岁月,也记录着太多的变迁。情之所系,不只是那一纸方寸,更多的是寸心间的所思所感,正因如此,时光才会如此多感,又是如此多情。



(CFP图)



不是每一次努力,都一定会成功,但每一次努力,都是幸运的伏笔。



物品里的“诚意”

□张君燕

夏日晚上睡觉时孩子总是乱踢被子,开着空调又极易着凉,我本来打算给他买一件挡风的棉背心。外婆却说买的没有自己做的合身,就去买来布料,打算亲手给孩子做一件。

见外婆在布料上画好形状,准备开始裁剪时,我赶紧拿出家里的一把新剪刀递给她。外婆剪了几下,就将那把剪刀搁在一旁。我过去一问才知,这把剪刀不仅开合不顺畅,剪开的布料还连着丝。

“还是用我的那把老剪刀吧。”外婆说完便打电话让表弟把她做衣服的工具箱送过来。外婆从箱里拿出了一把旧剪刀,它的手柄光滑圆润,刀刃泛着光泽,看着十分锋利。果然,外婆用这把剪刀更为得心应手,几下就把布料剪好了。外婆告诉我,这把剪刀是她结婚时买的,距今已经有快六十年了。“我这把新剪刀没怎么用,怎么就钝了?您的旧剪刀都用了这么多年,竟然还那么好使。”我忍不住感慨道。外婆停下手里的活计,笑着说:“东西耐用不耐用,全在一份诚意上啊。”

我听后愣了一下,随即点头表示赞同。是的,外婆的一句话似乎一下子就说出了核心。为什么她的剪刀能秒杀新剪刀,其实是因为那把旧剪刀里藏着一颗“诚恳”的心,在制作它时,制作者从选材到设计到加工,每一道工序都认真而严谨。制作剪刀的师傅想的并不是如何让成本变低,或是怎样让利润变多,而是想着怎样才能做出更好,让人用得趁手的剪刀。正因为真材实料,再加上细致的工艺,由此生产出来的剪刀才会结实耐用,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。

道理说起来简单,但做起来却似乎很难。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,有时经常很难找到让人用得放心的东西。比如购买食物时,我们会担心当中是否含有伤身的添加剂。或是在外用餐时,会害怕菜品不是用地沟油烹调的。又或是给孩子买毛绒玩具时,总要认真地辨别填充物是不是用了黑心棉。而买大件家电时,又会担忧买到“一次性”的假货。尽管总是小心翼翼地辨别、挑选,但还是会一不留神就上当。

“其实,在你开始挑选的时候,就已经有顾虑了。”一向睿智的大姐曾对我说,“真正好的东西根本不用挑选,因为每一样都是好的。”大姐还举了一个例子,那是小区外的一个烧饼摊,每天凌晨三点,摊主李大爷就会起床开始准备食材,就算是做饼的面粉,他也是买来麦子亲手磨制,只为让顾客吃得放心。由于李大爷做的烧饼个大、料足,饼皮上细撒满芝麻,无论卖相还是口感都很好。并且在烤饼时,李大爷也有足够的耐心,总能用合适的火候将烧饼的里外都烤得刚刚好。

正因为这样,平时来李大爷摊子买烧饼的大多是回头客,不少人还会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过来买饼。不少老顾客都说李大爷的烧饼不用挑选,每个都是一样的好品质。还有的顾客笑称,吃过李大爷做的烧饼,其他的烧饼就吃不惯了,因为没有“那个味”。

我想人们常说的“那个味”,就像是顾客们所说的李大爷做烧饼中的那份诚意,指的是一个制作者对所做食物、物件和自己手艺的敬畏和尊重,而这也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可贵品质。



家的味道

儿子许久没回家,到家后喝到妈妈炖的鸡汤,夸奖道:“这汤真好,有一股果香,原来这就是家的味道。”妈妈有些惊讶,跟着喝了一口,抱歉地说:“那不是果香,是洗洁精的味道,我刚才洗锅忘记冲水了。”

说好

妻子:“亲爱的,这肉丝好不好吃?”
丈夫:“马马虎虎。”
妻子:“这鱼呢?”
丈夫:“将就。”
妻子生气地说:“你就不能说个好字?”

正喝着汤的丈夫大叫道:“好烫!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